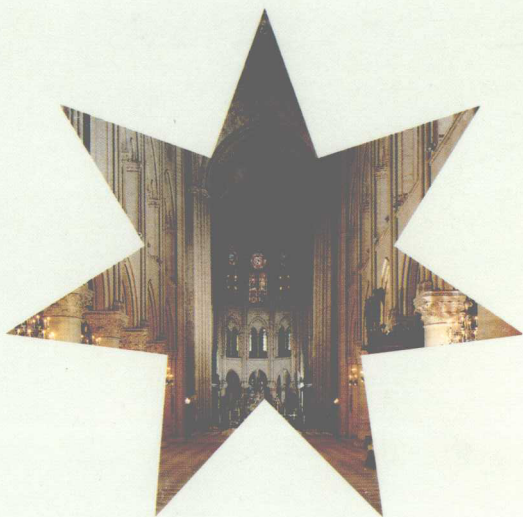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主 编 黄源深

副主编 王光林



Thomas Keneally

三呼圣灵

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

〔澳〕托马斯·基尼利 著 周小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主 编 黄源深

副主编 王光林

Thomas Keneally

三呼圣灵

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

〔澳〕托马斯·基尼利 著 周小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呼圣灵/(澳)基尼利(Keneally, T.)著;周小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6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书名原文: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

ISBN 978-7-5327-4959-1

I. 三… II. ①基…②周…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 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8975号

Thomas Keneally

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

© Thomas Keneally, 196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omas Keneally, C/-Curtis Brown (Australia) Pty Lt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nguin Books
Austral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8-369号

三呼圣灵

(澳)托马斯·基尼利 著 周小进 译

责任编辑/王蕾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158,000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4959-1/I · 2784

定价:2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021-56135113

献给德里克·怀特洛克和艾莉森·怀特洛克

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

Thomas Kencally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前言

黄源深

几年前，澳大利亚几位著名作家来沪，总领事狄淑贤女士设宴招待，我也应邀入席。宾主才十来个人，话可以谈得很透。席间，我提出了一个设想：翻译十本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作为丛书，同时面世。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总领事和文化参赞的认同，还当场商量了版权、赞助、出版、新闻发布等关键问题。他们的热情和慷慨让我感动，后来我任职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也表示大力支持，这使我坚定了完成这项工作的信心。

这个建议的动因，是中国的读者对澳大利亚文学知之甚少，说来说去就是那本多年前出版的《荆棘鸟》，还是一部通俗小说。近三十年来，国内零零星星也出过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但因为分散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出版社，大多没有引起受众的注意。因此我便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同时推出十部澳大利亚小说？那样也许可以发出一点响动，稍稍吸引一下人们被惯性所左右的眼球。

选择哪十本书来译呢？这是一个难题。但后来大家达成了共识：必须是精品，而且是当代作家的。于是便想到了获奖作品。澳大利亚最大的文学奖是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类似于我国的茅盾文学奖，是专门奖励长篇小说的。迈尔斯·弗兰克林是以小说《我的光辉生涯》享誉澳大

利亚文坛的著名作家，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澳大利亚女权主义的先驱，在世时虽有众多追求者，但终身未嫁，1954年去世时留下一大笔遗产。根据其遗嘱，澳大利亚设立了以她命名的文学奖，奖励在反映澳大利亚生活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文学作品。每年评奖一次，每次一部作品。评奖过程非常严格，先是从众多的申请者中选出十人的大名单（long list），然后从大名单中选出五名人围者（short list），最后从这五人中决定一人（一部作品）获奖。1957年评出了这个奖项的第一位获奖者，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特里克·怀特，获奖作品是他的代表作《沃斯》，由此可见这个奖的含金量，以及评委锐利的审美眼光。

列入翻译丛书的十部澳大利亚小说，初定时均为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获奖作品，但后来与澳方沟通后，考虑到要反映澳大利亚政府所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增加丛书的代表性，其中两部改为土著作家和亚裔作家的作品。虽然这两部小说并未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但它们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具体的获奖作家和作品，也因为版权问题，反复磋商，几经变动，最后才定为现在这个书单：

《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 1997），彼得·凯里（Peter Carey）著，1998年获奖；

《三呼圣灵》（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 1968），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著，1968年获奖；

《浅滩》（Shallows, 1984），蒂姆·温顿（Tim Winton）著，1984年获奖；

《通往战争的公路》（Highways to a War, 1996），克里斯托弗·科契（Christopher Koch）著，1996年获奖；

《伟大的世界》（The Great World, 1990），戴维·马洛夫

(David Malouf) 著，1991 年获奖；

《旱土》(Drylands, 1999)，西娅·阿斯特利 (Thea Astley) 著，2000 年获奖；

《井》(The Well, 1986)，伊丽莎白·乔利 (Elizabeth Jolley) 著，1986 年获奖；

《黑暗的宫殿》(Dark Palace, 2000)，弗兰克·穆尔豪斯 (Frank Moorhouse) 著，2001 年获奖；

《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 2003)，布赖恩·卡斯特罗 (Brian Castro) 著；

《狗的风光日子》(The Day of the Dog, 1984)，阿尔奇·韦勒 (Archie Weller) 著。

这个书单中的十位作家都是澳大利亚的一流小说家，他们获得澳大利亚最大文学奖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无论是在文坛，还是在批评家的著作里，抑或学者的讲坛上，他们都是深受称赞，被广为关注的。他们代表了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不同流派、主题、题材和风格。对于想了解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读者，阅读这些作品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

彼得·凯里是目前世界上两次获得布克奖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南非的库切，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文学前途无量。凯里是澳大利亚“新派小说”的代表人物，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糅合黑色幽默、寓言式小说和科幻小说等不同元素，用真实的细节书写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昭示现代人所处的尴尬处境。《杰克·迈格斯》是一部寄寓于狄更斯《远大前程》文本的小说，但注入了后殖民主义的内涵，使其成为后殖民概念中“回写”(writing back)的典型。托马斯·基尼利擅长于运用历史题材和域外故事，反映个人与社会、与当局之间不可克服

的矛盾，以及个人所感到的不安全感和希冀摆脱困境的徒劳挣扎。他的作品既有严肃小说的深刻性，又有通俗小说的可读性，很受读者欢迎，电影《辛德勒名单》就是根据他的小说《辛德勒方舟》改编的。小说《三呼圣灵》以调侃不恭的态度，讽刺了澳大利亚的天主教教义。蒂姆·温顿二十多岁就已负盛名，获得“神童作家”的美称。他不但多产，已发表二十多部作品，而且还频频获奖，是澳大利亚两位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中的一位（另一位为西娅·阿斯特利），两次获布克奖提名。《浅滩》像他的大多数小说一样，反映澳大利亚西部小镇表面安静，实际却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克里斯托弗·科契曾两度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如他自己所说，“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探索澳大利亚残存的殖民主义个性和心理，以及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心理创伤。《通往战争的公路》刻画了一个摄影记者在东南亚战争中的神秘遭遇，揭示了人类自身的悲剧。戴维·马洛夫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两者几乎一样杰出。他的小说描写现代人的迷茫、战争的残酷、环境保护的重要等，常常采用两个人物互为烘托的手法，风格上表现为一种恬淡的诗意。小说《伟大的世界》描摹了战争经历和传统的“伙伴情谊”。西娅·阿斯特利曾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她的小说主要反映澳大利亚北方小镇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作者对语言有很强的把控力，语词中常含宗教意象，往往对解读造成困难。《旱土》描绘了一个偏远的干旱小镇以及苦苦挣扎着的人们，为读者提供了澳大利亚的缩影。伊丽莎白·乔利的作品主题模糊、含混、抽象，人物的性格怪僻，行为出格。小说提供的图像往往零散、跳跃、不完整，需要读者费力地去重组。乔利恐怕是继怀特之后又一个难读难解的澳大利亚作家。小说《井》讲述一对同性恋女子遇到一次意外车祸后，内心所引起的不安与忧虑，风格与其他作品不同，颇似侦探小说。弗兰克·穆尔豪斯是出

现于六十年代，主张标新立异的新派小说（New Writing）的代言人。表现技巧上以擅长“间断叙述”而蜚声文坛。小说《黑暗的宫殿》刻画三十年代任职于“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澳大利亚女官员，在二次大战逼近时焦灼不安的心理。布赖恩·卡斯特罗是一位同时具有中国和葡萄牙血统的族裔作家，他的小说篇幅都不大，却以构思独特和叙述技巧新颖而为论家所称道。《上海舞》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跟踪主人公从出生地香港到澳大利亚的人生轨迹，对身份、语言和归属等困扰着众多移民的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探索。阿尔奇·韦勒是一位土著作家，作品主要反映土著人在当代澳大利亚社会中穷困、屈辱、多事的生活状态，小说曾多次获奖。《狗的风光日子》是作者的处女作，却好评如潮，并获得多个奖项。小说写了土著青年成长的烦恼和痛苦，以及他们对自己和社会的逐步认识。

这十部小说的译者都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教师，他们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全国著名出版社先后翻译过文学作品，具有较为丰富的翻译经验。其中大多数人都以研究澳大利亚文学见长，可以说，这是一个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群体。这里所译的有些作家和作品，正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以此而言，翻译这些澳大利亚小说，他们是有一定优势的。当然，译文的成败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这对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是一个考验。以下是他们分别翻译的作家和作品：

黄源深 《浅滩》（蒂姆·温顿）

王光林 邹囡囡 《上海舞》（布赖恩·卡斯特罗）

彭青龙 《杰克·迈格斯》（彼得·凯里）

徐 凯 王 慧 《旱土》（西娅·阿斯特利）

周小进 《三呼圣灵》（托马斯·基尼利）

周小进 《狗的风光日子》（阿尔奇·韦勒）

邹囡囡 《井》（伊丽莎白·乔利）

龙毛忠 《伟大的世界》（戴维·马洛夫）

司耀龙 《通往战争的公路》（克里斯托弗·科契）

揭薇章 韬 《黑暗的宫殿》（弗兰克·穆尔豪斯）

这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翻译和出版，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因此有很多人需要感谢。首先，要感谢上海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尤其是前总领事狄淑贤（Susan Dietz-Henderson）女士和前副总领事高戈锐（Gary Cowan）先生，正是他们首先响应翻译出版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倡议，并积极筹划解决小说的版权和澳方的赞助问题。还有前副总领事欧佳妮（Jane Ogge-Cowan）女士，她接过了前任留下的未尽事宜，在文化处执行助理李蓓艳女士的协助下，最后具体落实了十部小说。此外，现任副总领事叶仁庭（Dene Yeaman）先生也始终关心这个翻译项目。我们要感谢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在得知这个计划后，主动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澳大利亚澳新银行（ANZ Bank），对十部书的翻译非常重视，并帮助解决了版权问题。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全力支持这个项目，并将此纳入科研计划，拨了相应的经费，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最后应该感谢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尤其是吴洪副总编，欣然接受了这个经济效益不好的出版项目，并组织人力完成了艰巨的校译任务，使这十部书得以按时出版。当然，我们应该感谢的人还很多，但因为篇幅有限，只能就此打住了，希望能够理解。

最后，谨以这十部澳大利亚翻译小说献给举办中的“澳大利亚年”（The Year of Australia）。

2009年6月于紫藤斋

星期六傍晚，梅特兰要到一个海岬上为一群毕业生做弥撒。活动安排在炎热的三月初，但是到了当天下午，黄昏只剩下冷冷的光和猛烈的风。圣坛上的布要用大头钉钉住，还开来一辆卡车，停在圣坛迎风的一面挡着，以免圣餐杯和杯罩被风吹走。弥撒就在黑莓一样阴暗的天空下进行。海水从一侧冲上来，在他左边散开，小山上弥漫着团团水雾。他喜欢这种场合，很高兴地对着这些半坐半躺的人们开始布道。他们斜躺在毯子和防潮布上，好像准备从保温瓶里倒咖啡喝，或者做爱。这多少让他觉得，他主持的仪式与土地、圣餐和血有所关联。于是，从圣诞节回国之后，他第一次没有觉得自己像个外国人。

鉴于这里自然的气息，他决定改变讲演的内容。一开始，他对他们说，他本来以为会有一块野餐地，有银色的垃圾桶。他说，他原本以为这儿会有那种尖顶的小野餐帐篷，在帐篷里，比尔曾经爱过奥利弗，奥利弗的弟弟第一次学会了四个字母的单词^①。

笑声在年轻的男男女女之间起伏。他们的屁股和肩膀斜靠在地上，蓝美达小摩托车和汽车散停在四周，如同吃草的牛羊，薄暮下恍恍惚惚，显出动物般柔和的轮廓。

他继续讲演。

“基督教给厄洛斯^①喝了毒药，一个德国人这么说过。厄洛斯是男女之爱的名字。这个德国人说得对吗？是的，他说得对。”

问题是，他听起来像个时髦的神父，油嘴滑舌的那种。也许他的听众并没有像他一样感觉到，他们和他在土地里的根上就分开了，山、海、黑暗、大风，都唆使人去回顾悲剧。他回顾得很糟糕，轻松得令人厌恨。

“欧洲基督教给厄洛斯喝了毒药，对他的态度模棱两可，间接地禁止了他，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他说了历史原因，他轻轻掠过数个世纪，发现时光温驯地屈服于自己的触碰。那是虚假的温驯。

“当然，”他急忙说道，“我所说的一切，不过是就真理如何失去去提供一点线索。我们只知道，真理的确失去了，厄洛斯的确中了毒。”

衣服外面罩着白长袍，披着十字褙，很暖和。但他薄薄的鞋子已经湿了，小腿以下很冷。

“从小别人就跟你们说过什么？一遍又一遍地说？说厄洛斯是危险的根源。他的确是。不过似乎情况是这样，如果那些小天主教徒的宣传中没有他的份，那他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因为厄洛斯是个讨厌的小异教徒，有肮脏的习惯。大家看到，他被人诽谤了。他的存在，让人心中产生正当的热情，没有这种热情，生命甚至宗教都不复存在。你们抱怨这个或者那个神父灵魂苍白？但是，厄洛斯为了帮助人们获得热情而加在人们身上的自我屈服，神父没有。神父的方式更加艰难，因为他没有这种轻松的方法，让他的性格柔顺易塑。既然你们同情所有没有生气的

① 指“fuck”，粗俗语。

② 即“Eros”，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罗马神话中称为丘比特。

人，你们也应该同情和理解没有生气的神父。因为我们有些人受了误导，形成了一种性情，用这句话来表达最为妥当：‘他们不爱任何人，所以以为自己爱上帝。’”

弥撒结束之后，大家在小山的腹股沟里生起了一堆火。男人们和神父把死掉的金合欢树整个儿从地上拔起来，用来生火。火塘是用石头砌成的，搭得很巧妙的大炉子，倒适合这个场合：人在大风中献祭、搜寻、欢宴。年轻的女人们手里捧着装肉的盘子等着，木头发出的第一缕烟刺痛了她们的眼睛。她们开始聚到一起说着话，好像某种疑虑已被打消。火苗蹿起来，让黄昏最后的光亮显得无关紧要。男人们又找到了一棵枯死的树，把树连根拔起来就足以让他们满足了。肉在烤盘上烤着，血水滴到火里，火苗熏炙着女人们的眼睛，她们有的苗条而纯洁，有的腹中有了孩子，花格呢外套绷得紧紧的。

这像是一场原始的仪式。

神父听到身旁一个声音说道：“梅特兰博士？詹姆斯·梅特兰博士？”他朝声音那边转过身去，手里还拿着一块红色的肉。只见一名年轻男子，长着生气而带有嘲讽意味的鼻子，腰围有四十英寸。他身旁站着一个温柔腼腆的女孩，包着头巾，在火光中看好像是斯拉夫人。看来，她骨子里是旧世界的人，在神父面前规规矩矩。不过，她还是十分可爱。

“梅特兰博士，”年轻男人说道，“我是你表弟布伦丹。这是我妻子格丽特。”

“布伦丹。布伦丹·卡罗尔？”

“当然啦。”

两人随即都笑了起来，用力地握着手。女孩毫无指责之意地等着他们两人停止欢庆，陌生的亲戚们见了面，总要坚持这样欢庆一番。

“这真是件高兴的事儿，”梅特兰说。他以前听说过这两个人。叔叔阿姨们经历过大萧条和战争，最后终于找到了靠近商店和公共汽车、铺着阿克斯明斯特绒毯的避风港，所以他们认为可爱的格丽特和肥胖的布伦丹是个耻辱。

“你知道吗，”阿姨们告诉梅特兰，之前梅特兰在比利时待了三年，在家族——包括家族的英雄和叛徒——方面，需要她们最新的指点，“他们俩在大学里都是优等生。国家规划委员会给了他一份工作。她本来也可以在大学里谋到一个职位。可是，知道他们怎么说吗？他们说，他们需要时间消化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如果学到了东西的话。如果学到了东西的话！学了四年，马奇和查理牺牲了那么多，他竟然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学到东西。反正他们就走了，到处跑，像大萧条时候的人一样。他们在乡村酒馆里当勤杂工和女工领班。还在罐头厂和铝矾土矿上干过。依我看，他们尝一尝大萧条的滋味，也是活该。”

“也许他们只是在完成他们的教育。”梅特兰无力地提议，长辈们愤怒的双脚在来之不易的地毯上动了起来。

“也许是吧。知道吗，据说他已经出版了一部诗集。我是说，你会以为如果他真的出版了诗集，会卖得掉，是不是？劳森^①、华兹华斯^②那些人之后，就没有什么诗歌了。现在诗歌是个稀罕物。所以我一直到报亭里问。可他们从没听说过。”

另外一个人说：“查理跟我说卖了五百本。他们过着像流浪汉一样的日子，结果呢，就只有一部诗集。还有坏牙。”

又有另外一个人说：“如果她怀孕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我就一直

① 劳森(1867—1922)，澳大利亚诗人、短篇小说家，民族主义文学奠基人。

② 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浪漫派诗人。

想着这个。”

现在，这两个流浪的人就在这儿，在火光中。他们的牙齿毫无问题，也没有要当父母的迹象。

“我听说了很多……”梅特兰说，“家里的人对你的诗集特别自豪，布伦丹。”

这个大块头的年轻男人闭上了眼睛，诚心诚意地享受着他的文学荣誉。

“卖了五百本，”他解释道，“这是全国卖得最好的诗歌了。”

女孩说：“不过，行父^①，大多数人读思（诗），都似（是）从图书馆里借的。懂的人都说，他似（是）今后二十年内的重要思（诗）人。”

“我还以为你们俩都在路上旅行呢，”梅特兰对他们说。

“我们安顿下来啦，”布伦丹宣布道。他和格丽特都觉得这是件滑稽的事。“今天早上西北部的邮车把我们带过来，我们就安顿下来啦。这十三个小时，我们可都是规规矩矩的。”两人笑了起来，“我会找一份有退休金的工作，格丽特下个星期一就到我们那家老学位商店的德语系上班。格丽特在德国文学方面可是一流的。这也是应该的。她是他莫（妈）的难民呢。”他瞪大眼睛看着格丽特。“他莫（妈）的难民！”他叫道，她咯咯地笑了。“我希望我能够生孩子。我的骨盆挺合适啊。如果送到产房里，你还可以写诗歌。但你可不能在那儿教德语啊。”

格丽特和布伦丹是他们的一位朋友送来参加弥撒的，朋友履行了学位的义务，作为证据，他拥有一辆小轿车。等大家喝了茶，火堆也慢慢熄灭了，这位朋友又把神父、格丽特和布伦丹塞到汽车的后座上，在新

① 格丽特是德国移民，因其英语发音不准确，将“神父”发成“行父”，后同；下文布伦丹说她是“他莫的难民”，也是在模仿她的口音，原文为“bloody reffo”。

座套散发的怡人气息中，大家被送回到市区。格丽特睡了。虽然他们整天游荡，她柔软而昏昏欲睡的身体却似乎表明，所有的到达对他们来说都是回家。

“你们今晚在哪儿过？”梅特兰问。

“我们认识一个人，他有一套公寓房。”

布伦丹的朋友侧脸看看前排座位上的妻子，说道：“要不是海伦的父母在我们这儿……”

到了市里以后，诗人身体往前挪了挪，格丽特的脑袋突然向后靠到椅子上，汽车橱窗里的蓝光映在她下巴上，一道一道的。不过她没有醒。正是这种温驯、疲乏的姿态和她难民一般的模样，促使梅特兰当天晚上迟些时候做出了决定。

布伦丹不时给出指令，汽车离开了大街上充斥着有色软饮料的氛围，来到连排的房屋之间。他们看到了拐角处的小酒馆，灯光洒在十字路口上，临近打烊，酒馆把老顾客们逐个送到门外。布伦丹瞪大眼睛看着。也许阿姨们说得没错，他显然拥有诗人的怪癖，遇到怪异的事物便兴致盎然，而把熟悉的——格丽特——抛在一边。

“就是那个地方，”他喊道。这话一说，他的妻子就醒了过来，咽了下口水，立即显出可以见到新房东、住进新家的模样。

那是一幢靠街的房子，所有灯都亮着。三个男人正把一张铺叠整齐的床用绳子吊住，从顶楼的阳台放下来，另外三个男人站在人行道上准备接住。两个女孩站在人行道边上看着，头发染成一条一条的，脸颊很窄，那是由于喝多了红酒、看多了加缪^①的缘故。车里的每个人都明白了，是因为没办法才临时移动那张床的，房子里肯定已经住满了人。

^① 加缪(1913—1960)，法国小说家、戏剧家。